



左
繡

十四
十五

裏

元年
至
十五年

三
六

服部文庫
117
195
8



117
195
8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阜

男 馮張孫近瀆

靈孫念節 校輯

男 陸應言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元第十四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曰
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在位三

十一年

經已 元年春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
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

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杞人杞人次于郟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郟以待晉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十五日○林簡○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瑩來聘

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

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宋地追書也

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

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

敗其徒兵於洧上

於是

類為章矣

不登叛人是王以理言為宋討是措其

從諸侯之師別而為東諸侯之師又以

於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

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師○林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之難

無傳辛酉九月

冬者十月初

也王崩赴未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非

於

其專邑叛君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齊人不會彭城

光齊靈

荀偃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

於是

春秋左傳

襄公

二

分承朝聘。總結禮字。小小處無一筆無
法者

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齊魯曹
邾杞晉師自郟以

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郟先歸。不與
侵陳楚。故不書。○焦如字一

在堯。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
厥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
屬彭城郡鄭子然侵

宋。取犬丘。譙國鄆縣。東北有犬丘城。迂
迴疑。○鄆才。河反。又子旦反。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林襄公
新立。故曰禮也。○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
大

大國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闕猶過也。禮以安
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
而葬。速○鄭師伐宋。

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林襄公
嫡母也○六月庚

辰。鄭伯論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
書六月。經誤。○論古。困胡村。二反。林成

公卒。子僖。公髡頑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
重。故叙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齊如字。謚法。執心

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正義曰。葬而稱謚。禮之
常也。晉申生母齊姜。齊女姜氏。彼非謚也。故此須明

前子然侵宋亦楚令也連上楚侵宋便不復註互見法惜墨如金

即以靈斷靈重一字句法便濃又不費辭真輕雋之筆斷有資有刺贊其妙于君子謂保釋于

此篇先案後斷斷語均有兩層前據禮

直責其逆後又引詩曲譏其不哲而引詩又有兩層前順字猶只就齊姜立論後又轉出君字祖字非但使姜以婦而逆姑且使君順妯而逆祖說進一步愈見季孫之不哲也未不更著論斷蓋意已具于中二語矣前詩順頂逆字後詩倒頂姑字前詩之評在後後詩之評在前分明將兩詩分在兩頭而以評語安在中間作轉捩也與賦嘉樂篇同法擇字見費苦心美字見非易得自為見婦不養姑君不烝舅絕妙筆法字字伏一篇之案

之叔孫豹如宋豹于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

盟齊崔杼宋犖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信○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擇好者宗所自反

靈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之屬以自為櫬與頌

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

姜成公婦知也話善也言知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且姜氏

者行事無不順曰君之妯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

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虧姑成婦毋乃為此觀美耶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名

此文為後子駟從楚同盟于熒樊篇提綱直貫至三駕以後蓋又一轉開處也前請息肩後云官命從晉從楚都有一番識議子駟固一時狡黠之雄矣息肩集矢下字甚新請鄭伯語使人感恩報德之恩藹然而興

於于多作結抱中間又顧起句語簡而意足

萊子林萊姜姓故正義以為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特以其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使從諸姜婦後耳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謂鄆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

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

于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首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補正曰官命猶言公命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自是良策

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不見順筆帶出非備叙例也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自晉君而請齊會之欲

齊志以觀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若不齊志得請事將在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

請城虎牢不唯偪鄭兼可謀齊文從憂鄭說到憂齊從憂齊說到請齊從請齊分出得請不得請兩意往復却一筆仍收到請城虎牢上來總見不論得請不得請而城虎牢之策善之善者也通篇極贊獻子筆意圓活如珠走盤

說○到○不○得○請○便○敗○矣○看○他○疾○轉○合○請○城○虎○牢○應○起○善○字○一○贊○為○極○善○之○筆

左傳
未城則不唯鄭之可憂若城則豈惟寡
君之賴詞意亦前後相應不獨五請字
顧盼有情也一以吾子領下兩吾子
一寡君結上兩寡君用筆無一毫倫枯
最行文審細處

此節句句結應前篇孟獻之謀誠善知
武之言亦實任看他則則數言有許多
擒縱在內宜其謀定而事無不成也

書法下不加斷語以註解在上文也與
殺胥童傳同

鄭息傳言荀整豈惟寡君賴之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

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所

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林楚始○公如

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

外○檮勅居無傳不以長○六月公會單

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

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林雞澤衛地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名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

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

此篇為子重奔命結局蓋欲報仇雪恥而反增其恨也前案後斷以所獲不如所亡句為主下即將以是答子重轉落帶議帶叙是亦以中間貫兩頭法

獲廖取駕兩事可以連叙備以子重飲至夾寫在中間不惟敘事變化亦令所獲不如所亡分外悽悶也心疾之根正伏于此左氏傳神之訣亦正在此

分叙獲廖取駕後又總宕兩句低回惋惜使人不堪無此則所獲不如所亡句無力寫心疾亦不見神理矣先寫克至次寫飲至一實一虛伏所獲案先寫獲廖次寫取駕一詳一略伏所亡案後以一筆總斷章法極參差極整齊

凡三寫稽首筆意與葵丘五寫下拜同兩在字相映有情見東表與仇讎近而與天子遠故望君如望天子也此立言之意可謂卑而不諂矣

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林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于是始
會無傳
○冬晉荀鑿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簡選
克鳩茲至于

衡山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補正曰疑即丹陽縣之衡山

今名橫山去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被練皆戰

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甲者所服皆與杜异存參以侵吳子克而歸此乃別將林註子重止于衡楚甲在外吳山則歸在喪師之後矣何飲至之有吳人要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

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
公即位
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

公稽首
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

君懼矣
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
仇讎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鄭服吳好。所不盡協者齊耳。然一經說破。便不置餘地。支妙于籠絡也。以謀不協。難為不協。針鋒相對。使于載下。猶嘆其詞令之工。

以不易不戒。陪不協。未可謂文筆專在。此亦未可謂文筆不在此也。

此篇前案後斷。作兩截讀。君子謂祁奚能舉善。一句提起。下分兩層。一虛一實。先引書結以祁奚之謂。次引詩結以祁奚有焉。兩應提句。而能舉善。獨于第二層一順一倒。連點兩過。以應之。既變化又均勻也。歛是三項。下兩層亦都二。

排說去合之便。通體成三叠。文法相題。立格自古已然。

稱解狐獨註一句。以午亦不待註也。又問乃重上段。一問字代之。乃對上段一。兩字只此三句。針線細密極矣。兩也。可與稱解狐亦用一順一倒之筆。

忽將善字合到祁奚身上。更進一層。贊美不盡。極有精彩文字。不語不止。不偏就心上說。得舉得位。得官就事上說。唯其有之于心。故其事似之于外。下一層。即申說上一層耳。

劉開侯曰。後世若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皆儒行所謂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也。

孫執升曰。三事本皆美談。後世欲中傷人者。則託之舉仇。如盧杞之於顏魯公。

吳新勝楚故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

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

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

協。乃盟于彤外。與士句盟。彤水名。

○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

於是年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正義曰。讎者相負。

挾怨之名。此當是奚負狐。非是舉之以解怨。故曰不為諂也。立其子不為比。舉其

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正義曰。祁奚為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平正無私。其祁

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林官亦位耳。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三事成者。成

其得舉得位得官也。服虔謂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狐未居職而死。何成事之有。能舉善也。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欲營私者則託之舉親如秦檜之於子
燧遂令人有善不可為之慨然卒不能
貽譏於首善之人惟平已有以信其君
亦必舉仇在前舉子在後祁奚之自處
蓋有苦心矣

前會浦不至越六年而後會鍾離今雞
澤不至越二年而後會于戚一是見厲
公討曹而來一是見悼公和戎而至也
想壽夢于此亦大斟酌在

小國以大國之畏為榮大國亦以小國
之服為榮也看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有
多少光彩在

此篇于叙事中步步着描寫之筆又開
後人無數法門其叙魏絳執法從軍本
只數語可了只因晉侯一怒便生出許
多波折故此文叙魏絳事却全注意晉
侯閉手從晉侯之弟叙起便伏通篇之
脈晉侯之怒魏絳在此而禮絳者亦在
此篇中如讀其書既而出都着意描寫
而終以晉侯許魏絳能以刑佐民作結
蓋論事則以魏絳為重論文則以晉侯
為主作者筆端經緯如妙手畫松變晉
齊下也
羊舌赤不解之解不讀之讀絕妙辭令
若一語純置則通篇少神理矣
授書讀書另排場妙在揮人絳將伏
劍士張止之二語便是一面授書一面
伏劍一面止之一面讀書緊接下文一

三肅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
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也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
求成忠楚侵欲袁僑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告陳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

也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

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

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

也對起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此對亂行說林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

春秋左傳

卷四襄公

九

面讀畢一面跳出倉皇急遽寫得一時情事奕紙上直寫生手若移在讀書後則不惟文章失勢晉國君臣英氣勃勃處俱描寫不出咀華評亦云魏終語語以揚千件說而語語歸罪于已極善立言所以動明主之聽也公語亦先以揚于魏終對說而歸罪自已語語對針無一字落空即以前侯語作結帶帶敘照應首尾章法渾成一片若讀了魏終又讀晉侯便與通篇中敘格律不合俞寧世曰將伏劍辭得爽既而出悟得快言終終至此處間不容髮書辭從公口中讀出方不費筆墨拙手遂節為迂緩而神氣亡矣 魏終婉勁公辭坦直語語相對

孫執升曰唐文王稱魏徵斌媚想悼公之於絳亦當爾耶妙在寡人之言親愛也一語亦樸誠亦大度才是英主規模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請歸死

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公既而出與讀其書對寫作章去曰寡人

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

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

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食音嗣又知字正義曰禮

食者若公食大夫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士富為侯

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

日誤○林成公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

人妘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妘祀姓○葬陳成公無○八月辛亥

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赴同禘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此段以陳為主獻子語所以暗起下文見晉猶知時可以陳而無禮乎在大猶有咎却又暗映晉作回環之筆蓋賓既引主主不可不顧賓此法無古今一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 繁陽楚地在汝南桐陽侵陳今猶未還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繁陽楚地在汝南桐陽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縣南○餉音糾一音童

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 今我易之難可爭

哉晉力未能服楚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受陳為非時

乃止軍禮不 陳人不聽命不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伐喪

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

小平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 晉侯享之金在元年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

名過四日納夏一名渠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

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文王之三大雅之 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

首文王大明縣行人通使之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官○員音云 曰子以君命

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 吾子王云○三○禮字照應在有意無

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正義曰牧

是州長伯是二伯皆諸

此篇與膏武子相似然彼處班果到底此又舍大重細倒置懸絕一似使乖弄巧之尤者遂今一樣意思變作兩般局面前半整整三段後忽化作五段而第五段中又自化出五句串作章法前整整兩不拜一三拜後却從三拜中亦整整分出三個敢不拜以配之尤妙在鹿鳴四牡本與下皇皇者萃為類調法却與上三夏文王一般排說牽上搭下極整之中有極變之妙左氏章法真出奇無窮也

兩番不拜幾疑又是甯武舊套不意忽然三拜又出意料之外故兩不拜不問至三拜而後問也問意拜不拜平而累重拜細故答者亦于大畧而于細之細者特詳

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中間一語恰作上下關樞妙甚

得此一變上四段都不覺其平淡矣妙法總提一句總束一句小段中又自成片段也

逐字分疏可謂細甚

王或慮曰失禮之愆已則弗拘是矣然晉之失難深責也故不拜答之略而三拜答之詳所以掩其惡而揚其美也于五善詳之又詳將失禮之愆洗滌淨盡所以頌其德而釋其愆也辭令固宜如此然非妙手孰能傳之

此寫季孫目無君母前為匠慶正論所責後為匠慶權術所制末引志作斷恰好上句結前一層下句結後一層文意簡而足也
三項以無觀為主杜註甚明

侯之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

王之德受命作周故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諸侯會同以相樂

嘉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林謝

晉君嘉己之意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此所以一拜

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林謝晉君勞己之意此所以再拜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

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于忠信

之人諮此四事○諏子須反臣問之訪問于善為咨

問善道○林此句乃總說詩中諮咨親為詢問親戚字之意言訪問善道乃謂之咨

咨禮為度問禮咨事為諏問政咨難為謀問患臣獲

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謂諮詢度諏謀○林謝晉君教己之意此所以三拜○正義曰教之

咨人即得一善故并各為五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觀不虞觀親身棺季孫以定妣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匠慶謂季文子大夫曰子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其

母是不終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已樹事君之道將責季孫

畧言隨意取些原是不成喪之意。匠慶承其隨意之言將錯就錯取六櫃而用之亦原是終君之意直作不以道取語太實否

前從寡君說到官命後從執事之命說到寡君一往一復恰好相對中間却將鄆無賦于司馬夾入作承上轉下之筆後人有所謂中紐格者大都不出前人範圍也。中間一筆前不承後不接然去此即又上下都不屬奇甚。兩願字亦兩路對說人好以散論古文我獨好以整論古文二者未知孰優然

欲初學細心法古姑從其整者

此篇以叙議夾寫之格連添實陪主之法前半極言伐戎之害後半極言和戎之利一反一正恰作首尾中幅忽將好田間斷作波以實揮主以主包實合之便是後人兩頭遙對法門左氏蓋無格不有也。單論和戎只末段是突然殊苦寥寂添入中間一段調諫遠引許多故事便增許多排場最是憑空設色極絢爛可觀文字。

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櫃欲自為觀亦櫃子匠慶請木

為定妣

季孫曰略

不以道取為略

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

御

君長誰各之言耳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

受貢賦多

晉侯享公公請屬鄆

鄆小

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顧夷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琊鄆縣

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

晉官徵

鄆無賦于司馬

見是落得做人情者

為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君

是以願借助焉

借鄆以自助

晉侯許之

為明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問何間缺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林子爵也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晉侯

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

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

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

孫執升曰一篇離離合合正正奇奇有意無意無情有情叙事議論妙絕今古

起數語須着眼彼納皮于我而請和則有五利後世乃我納幣于彼以請和利不五而害且十矣

伐戎先有五不可却却川增說散說與後明說整說相對而不犯複也

有窮后羿突說四字却又縮佳使人乍聞而疑細聆而悟國策海大魚便是此種筆意洵為諱諫開山

不修民事是一篇立說之主德字亦一篇線索看他處處提撥

因作困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

有窮國名后君也公曰后羿何如唐曰上文其詞未畢即怪其言不對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

名。鉏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

棄武羅伯因熊髡老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伯明其君名浞仕角反

后寒棄之按正義云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林註謂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

棄之而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

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

以遊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浞詐羿

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

子食羿子亨普彭反正義曰家衆羿之家人反羿從浞據孟子乃逢蒙也其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門殺之于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

平原高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

中間醒有窮一筆回顧提句有法

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處澆于過

處澆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燼才忍反。正義曰：燼燭既燒之餘曰燼。以滅泥而

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湜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補正曰：此

承死于窮門而言以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

掌田虞箴九三易韻。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啟九道啟

引來以羿為主故將泥亦歸併有窮此實主不緒法下引虞箴亦所以証后羿也非另起一頭有窮由是遂亡結有窮后羿句虞箴如是結虞人之箴每段各自呼應各成片段之法。

九州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

所歸故德不亂。林氏有寢以安其生。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冒貪也。冒莫報亡北二反。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為重累之重故為數也。張慶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

任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家叶姑。獸臣可原

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

前面突說至此方自註明文勢跳脫又中間說了許多閑話只一筆束住疾轉本題寬便極實緊便極緊筆法如印沙畫泥也。

首二利收應民事中二利收應起處新
服勞師末一利收應好田并結獲戎失
華總古字字詳密無一閒詞

結三語收盡通篇末句結中段中句補
筆應前不修民事可并結許多民字首
句結兩頭先結主次結實章法完密筆
力簡老絕佳

嘲謔文字不墮惡道詞醜藉而法工綴
也讀者於此知雅俗之辨則得之矣

目作巨
著其姓而諱其名却寫其服并寫其貌
使人聞之宛然失笑不止也與于思之
謔恰作一對而用意更巧用字更精因
敗狐貍遂描一狐裘以點染之因敗于
邲遂連呼朱儒以點染之同字相嘲同
音相謔精巧絕人而一起一結中又以
小子相陪連我君亦嘲謔在內章法一
絲不苟笑罵文章不謂奇雋至此雖
嘲謔而其音殊哀其節殊促其辭殊怨
毒細味之與于思情事固各別矣
唐錫周曰單呼一臧字與詩稚暴之云
單呼暴字筆意正同

正義釋言云苻再也孫炎云苻草生之再也服虔云
苻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按此亦有
聚土可買焉一也按國語云與之貨而易其土
意林註土地所產可資商賈非是邊

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
耕曰農歛曰穡

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
鑿于后羿而用德度
以後羿為

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
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貍

臧紇武仲也邾屬魯故救之狐貍邾地魯國番縣東
南有目台亭○紇恨發反駘徒來勅才一反番本又
作蕃應劭音皮正義曰汝南陳子遊為魯相
蕃之子也國人諱之遂為皮音因而不改也國人

逆喪者皆鬻魯于是乎始鬻
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
多故不能備凶服鬻而

已○鬻側瓜反結音計本義作髻正義曰鬻麻髮
合結謂泉麻與髮相半結之也此從鄭眾說馬融以
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于額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

敗我於狐貍
臧紇時服狐裘
襄支韻音奇詩秦風
錦衣狐裘叶梅幽風為公子裘叶狸此

誦叶貍張天農師云貍音貍從台得
聲即書低台之台也六句凡三易韻
我君小子朱儒
以小子陪朱
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
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

書魯人諱之。
○朱或作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此魯大夫故
○仲孫蔑

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

故曰會吳。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書名罪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鄧人于戚。
穆叔使鄧人聽命于會故鄧人

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林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

之見哀。公至自會。
無傳
○冬成陳。
諸侯在成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成不

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成。○林成不書惟悼公之成陳鄭也則書之。
○楚公子貞帥師

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在晉既聽屬鄭聞其見伐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

之明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譏周室故告愬於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

留註解在後便令上想戎于晉處省得一筆。

所謂社稷之臣

不過平平叙去而兩使字對說兩諸侯字中間承接兩故字兩且字一順一倒仍自有線索在一絲不亂也

于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

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大子巫

如晉以成之

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

也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

壽越吳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三年

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

且請聽諸侯之好

更請會

晉人將為之合

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

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

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

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陳叛故也

討治也

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

王於是不刑

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

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于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

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

此一事兩斷法稱國以殺罪在王夫文却注意在共王故敘事解經先以貪也一筆抹過即便轉落謂共王于是不刑由賓入主緊提可愛起手一行叙得輕脫隱隱有無信二字在筆墨之表妙矣以不刑句為主責其殺人以違也病根却在無信故兩引詩書以証之而評斷安在中間作轉核此亦左氏慣用之法

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肩肩，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肩工，迴孔。○穎二。○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

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王夫八年之中，夏書曰：成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

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今大禹謨。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

後會，蓋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于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于

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

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

西南有棣城。乃是象耳，象目。宰庀家器為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作階。西鄉。宰庀家器為

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

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

日無之而後可。分明無計挽回，聊以解嘲耳。以自怨起，以自慰煞，極得不可奈何神致也。

可見字小之難。前云比諸魯大夫，今則仍還其為鄆大夫耳。

開口一語，活寫出茫然自失光景。下以楚討陳，陳近楚，兩意申說，末却轉一語。

六槓而在，當何以處之？我疑大抵曲筆居多，所謂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泉下者。

四句以無重器備為主，應上庀器為備也。後無私積，只以一無字渾結四無字為呼應而已。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積子賜反。林觀其

恭儉于私家。可知其忠愛于公室。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

經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林桓公卒。子孝公句立。

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

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父行

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

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

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

不足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

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

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按補正。傳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

此篇是合傳體。兩兩相形。一是私仇。一是公惡。一則有初。鮮終。一則慎終。如始。特特以相反者相並。作者蓋有世教之憂也。華樂兩人。又以子蕩為重。看其平起側入處。有手法在三。相字雖是華弱。自侮到底。樂轡占強。

起三句。以叙為議。簡括輕活。末俗損友。面交凶終。隙末一筆寫盡。而神致如生。妙甚。

末句正與首三句相對。首句所謂小人。如醴。甘以壞也。末句所謂恭而有禮。皆兄弟也。曰如初。可見不增不減。何至始相愛而終相仇乎。以子罕相形。華弱

乃一傳之主

若趙盾之于賈季也。據此則正義以亦逐子蕩為子罕之言。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不逐子蕩。故子罕善之。如初者未確。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孤駘戰。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正卿尚然。故知此見為始代為政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也。事在二年。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在五年。

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堞女。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正義宣十五年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之也。

○與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也。看下奔棠不別言棠大夫可見。齊

追叙變格。換出許多筆法。第一層用於字第二層用於字第三層用於字。而字于日月之下。由後迺前。從頭至尾。更多少年。做多少事。却只用三虛字串成一片。否則零星不可收拾矣。用筆真有編珠織玉之巧也。

三筆前一筆是追叙。故用於字第二筆是正叙。故用於字第三筆是帶叙。故用於字。而前兩筆作提後一筆作煞。前偶後奇。章法于參差中極整齊。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也。事在二年。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堞女。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正義宣十五年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之也。

○與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也。看下奔棠不別言棠大夫可見。齊

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宇，桓子，陳完立。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

萊于郕。遷萊于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

牲。稱牲既卜日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林費，季氏邑。自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

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

鄭地。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實為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為書卒，同

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于會上。陳侯

逃歸。畏楚逃晉而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傳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知有鬼神，使沒趣文，妙于隔一層作諷。

分明譏其不能敬天勤民，然直說吾乃知有鬼神，使沒趣文，妙于隔一層作諷。

春秋左傳

卷四

三

刺也。連寫四郊字亦疊疊如貫珠。

第一個郊字作提中二郊字接連末二郊字作終無筆無結構。

多與是媚遺城費即所以善季用意甚曲而便也從季入遺從遺歸季叙事亦只用一順一倒法。

杜註甚簡備有筆。

無忌讓位立弟兩截都引詩見意而以讓其可乎立之不亦可乎作然似是對說然請立起也即從讓其可乎起起作一句讀政後以立之不亦可乎一句應之而以立字可字作到換之筆兩層仍一串也起之可立不用實說只虛提一筆隨以田蘇作証即好仁之目亦不用實說只虛點一筆隨以引詩釋詩作斷筆筆嵌空玲瓏真運實于虛妙法。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

始祖能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播種者亦冷亦時

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南遺為費宰費季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

伯之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

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

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

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正義穆子引之言非才不可妄居

官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

信其命言已有疾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不能躬親政事

穆子名起無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

正直二字解得明晰有意味

孫執升曰交游之道通于事君猶可想
現三代君臣之際非特遜讓為美也

此篇描寫辭令評際色色精妙總以簡
倚擅場
公登亦登亦無後容兩句對看一伏衡
字一伏委蛇字末以一句雙結兩層章
法細密

穆子辭令極其安頓委婉不說客當後
只說寡君未嘗後不說客太過只說寡
君未知所過說到本人只輕輕一點便
住蓋惟恐其有慚色也筆意與滕薛爭
長篇正同

委蛇是絕好字面一經洗刷便有許多
破綻自借老詩後不謂又有此評駁也
臣說詩而解此願否

也

元彭按
馬安為之

三

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
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恤民為

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
正人參和為

仁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應筆

可采言起有此三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致仕晉侯謂

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
而尋孫桓

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正

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
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

也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也

敵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
何所過失而

致有此不遜按過字對後字說公登
吾子其少安

亦登欲先拾一級而不可得也似較明
穆叔曰孫子必亡為

安徐孫子無辭亦無後容
也

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
謂從者也

此門無不順禮委於危反蛇以支反
謂從者也

從順衡而委蛇必折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
行

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
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春秋左傳

卷四襄公

臣

此篇叙子駟弑僖公却重叙僖公所以見弑之由以三不禮焉作章法又寫三及字以配之皆唯恐文氣平散之故尤妙在前是追叙後是正叙中間將罕豐一廢一止作一停頓令文勢歛而復舒若將三不禮一直寫去成何結構耶來病君子所以為瘡今三不禮于其臣虐亦甚矣固當如其疾以名其死耳

謂楚人不言其故畱于下告陳侯語中見之亦詳一略二之法

○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及其

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

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

○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人楚軍也

楚人從之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鄒之會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鄒會所以不書救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燹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燹蔡莊公子○季

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

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無傳○莒人

春火左傳

卷之四襄公

左

往來二字相映亦小小顧盼處

兩子駟接連。便將彼謀此先。分在兩頭。作順領倒煞之筆。下一緩一奔。亦準此落筆。而句法短長不倫。讀去使人不覺。極淡文字。都藏得匠巧在。

晉楚爭鄭。其來已久。自此事變尤多。以駟子孔等各出意見。築室聚謀。晉悼

言上二有何字

楚共又皆兩不相下。而此篇特寫一童子。有料事之明。為下數篇作提綱也。子產一生事業。全在安頓兩大國得法。此處蚤見頭角。敵情國勢。只數語斷定。子國有此子。直當撞破烟樓矣。前寫國人皆喜。後寫子國怒之。都是反襯法。愈見子產之不凡也。首句提起。中四句晉楚分兩從字接連。後四句晉楚合兩鄭字接連。用法圓密。唐錫周曰。後半部左傳全賴此人生色。至此方見于書。嘆叔度來何暮也。

首句提起。中叙兩層。聽命字會字。寫兩遍。一順一倒。總不出此法。兩層當以不書大夫為主。因獨書鄭伯。故提出另

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師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僖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稟其多。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辟罪也。如起以戮之。看後十年盜。

殺子駟傳註。孫擊孫惡出奔衛。

二孫子。狐之羊。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燹。

鄭侵蔡。欲以求。

媚于晉子耳子良之。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子產子。國子不。

順眾。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

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諸侯。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

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

春秋左傳

卷二四襄公

襄

而經重詳格法即於是乎在

此篇寫鄭從楚為下晉伐鄭張本起手一行立一篇之局討其侵蔡先伏後牛伯駢子員兩篇文字欲從楚領前半子駢一篇文字欲待晉領子展一篇文字而二者以從楚為主故前兩段都以不亦可乎對蔡以平應兩提句中則單就

從楚側結即帶起下半篇以收拾從楚不待晉之句蓋前平後則以中紐格運兩截對講之法者前平後側妙在使王子伯駢告晉句句解說從楚一使行人子員對之却句句詰責不待晉針鋒緊對仍與上截兩兩相配章法勻稱參差中自有收齊非率爾所能夢見也

上截是議論下截是詞令都是絕妙文字上兩對在煞句下兩對在起句總一倒順法

唐錫周曰此篇以鄭人從楚第一段謀從楚也看他用姑從楚三字第二段不欲從楚也看他用完守以老楚五字第

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

○秋九月大雩旱也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林果如子

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子驕子子展

子駢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子駢子子展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林黃河水濁五年而一清

作羅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

多違族類民各有心多相違戾事滋無成滋益也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

○林犧牲以為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

三段決計從楚也。看他用請從楚三字。第四段鄭告晉從楚也。看他用受盟于楚四字。第五段晉責鄭從楚也。看他用即安于楚四字。前後貫穿。極草蛇灰線之妙。通篇作一綫單行。讀此評脈綫最清。

子駟引詩開口便掃待字。至後半却又通用待字。蓋以不待為待也。立說亦巧矣。

子展語又自分兩層對說。上層先說楚不可從。却以晉伴說下層。轉出晉之當待。却以楚伴說文意甚密。

中間再引詩。即前周詩之意。復說一遍。以便專一從楚也。前三多字。此一多字。隱言用謀之非。乃所以伏不使一介行。

李之根為下文晉人口實也。似此用筆真鬼神于文者矣。

告晉語。句句稱功。却句句卸過。句句苦。惱却句句理怨。極利之口。極曲之筆。

會鄆八年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四句對說。以不可從楚為上。言失信得楚。不足貴。

會邢丘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

楚欲以鄭為鄙。鄙。不可從也。邑。而反欲與成。

言子駟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可從。

亦用對說。以必。

不棄鄭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瑩將中軍。士句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楚師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之。

信守作信。亦用變承。單句收。舍之子。杖莫如信完。

唐云。此段以。

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

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補正曰。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是也。鄭玄以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亦

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乃及楚。平使王子伯

駢告于晉。

伯駢。鄭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

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索盡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稱舉

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保。守也。

馮陵我城

豕火左專

襄公

襄公

襄公

同領起手一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保守也

-4 428 35 523" data-label="Text">

保守也

-4 523 35 800" data-label="Text">

保守也

-4 800 35 900" data-label="Text">

保守也

右編

敢不承命一句應上段起結兩句此筆法之周到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

君子以為知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在晉君故范匄受之為知禮也

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義

經丁酉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夏季孫宿如晉

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

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一月己亥以長曆推之十

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戲許宜反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

此篇前叙後議前寫人事後論天道然二師敬享之令使從人事引到天道士弱在道之對仍從天道歸到人事叙議回環章法一錢

提一句起以下分四段第一段從火所未至說起末以表火道應之次以奔火所相對作章法

楚子伐鄭

正義曰宋以右師為政卿今以司城為政者宋華元有大功故使元子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任之齊管夷吾魯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柄也或云但為救火之政看後鄭人討賊宋人獻玉扶築臺之譏削向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正義曰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大屋難徹陳畚揭具畚善籠揭土舉梗汲

揭九錄反上三句器用下三句人事備水器盆壁之屬量

春火左傳襄公

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

繕治也。行度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使華

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

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令隨正納郊保。

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使華閱討。

奔火所隨正官名也五縣為隨納聚郊野使華閱討

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向戌討左

亦如之向戌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

刑書必載于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

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不必在鼎或書之于版號為

器。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

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

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宰也府

六官之典。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

典。六曰事典。蓋其事載。令司官巷伯儆宮司官奄臣

之于書故使具官守。令司官巷伯儆宮巷伯寺人

皆掌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

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大夫享祀也正義曰

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卿即以卿為

第三段以庀武守庀府守承接作對敬器
官亦附府類叙與上段章法相配
未段享祀類叙作章法
總而言之第一段單為救火設備第二
段三段則另備非常第四段又單為救
火而設起處先盡政事後乃求之鬼神
也恰與問天道相承接章法一絲不亂

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大祝

此等見左氏精博。概以浮夸少之何哉。

土

通篇零星敘述。皆就事行事。就事言事。末句結出道理。知救災備災。當盡人事。不當求之天道也。從可知說到不可知。作結乃翻進一步法。以一句之虛翻盡一篇之實也。得其筆意。有轉無竭矣。

俞寧世曰。左氏叙火攻三則。獨此最為詳核。蓋因預為之防故也。末結所以得預之故。理極精微。

註云。傳謂穆姜辯而不德。今德不足論。其辯固可備玩占之一說也。有德則合。

馬祀盤庚皆非禮。正義曰。此祭非鄉正所為。文承二師令下。當亦二師令之不言。令者省文也。

侯問于士弱。

弱。士渥濁之子。莊子。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

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謂火正之官。配。

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成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丁。遘二反。出。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

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

商丘在宋地。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謂出內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祖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

數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

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補正曰。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日。猶言日者。謂近日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

無象不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林。在其君行道與否耳。國無道。則。

禍亂生。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興。其邦可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于東宮。

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始。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無德則否一反一正平實中前以然故不可誣也一句為頓折後以有四德者隨而充咎一句為頓折自是理明詞達之文。

起處一句正叙一句原叙却用一串文法較以初字作另提筆者小別。

凡占易老變而少不變故陽爻用九不用七陰爻用六不用八就其變者而占之然五爻皆變反占不變之爻故艮獨六二不變則用八也其不變之爻不先說明留于下史斷熱出乃左氏不肯重詳故虛實互見耳林氏將二爻不變預

註之八之下試問艮初四五另變一爻獨非八耶何必隨也 艮初爻用八為澤水困四爻用八為水澤節五爻用八為雷澤歸妹

艮之隨當占艮六二爻其辭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故諱之而收占隨之六二其辭則又曰係小子失丈夫偏合着喬如情事因更諱而以隨象為說姜亦知之而暗以爻解象也說本補正。

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

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

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正義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六為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以變為占故言九六二易以不變為占則占七八之爻此筮遇艮之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 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也 易占變爻得隨其出也 史謂隨非隨卦而論之 史謂隨非君必速出姜曰亡

亡猶無也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易筮皆以變者無也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家故姜亦以彖為占也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

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婦人卑而有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姣 姣淫之別名 姣戶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

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言穆姜 辨而不德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下。雖然下層即從上層謬善抽出另講其意原包于擇能而使中兩截仍一串也。看其前用整齊後用參差變換處寫得精神勃勃令讀者為之鼓舞不倦妙極。

上層雖君臣掛說然以君為主故獨用重筆下層以老起以功結中以兩少對小小自成章法可以得其鍊格之法矣。

唐錫周曰寫晉八卿和睦妙在韓厥老夫四字蓋無此便只是七個人讓也。

吾不能爭晉弗能報前議後叙恰作首尾照應章法隨手便是化之至也。

通篇極稱晉不可敵乃秦伐而不能報一何矛盾輕輕下一晉即二字而楚之不能與爭者自在矣此種應法妙在筆墨之外。

此篇上叙伐鄭下叙盟鄭兩截通說而章法實相準而立上截先叙諸侯從晉許多人下截亦叙六卿從鄭伯許多人作對次寫合于諸侯許多計謀與載書趨進兩邊詞令作對末寫獻了武子論許盟要盟得失前分後合作對蓋上下皆以知榮為主也然只是過接文字直至三駕莫爭方有歸結故兩截皆作不了語氣讀後數篇可以得情事之聯絡。

曩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

能○雅舉不夫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其卿讓

於善讓勝排句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士競於教奉命其

庶人力於農穡種日農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韓

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代將范匄少于中行偃而

士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

士魴士之使佐上軍魴魴讓起起佐上軍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上讓下鏡尊

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首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

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鄭從荀瑩士匄門于鄭門鄭城門也三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滕

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杞人邾人從

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甲戌師于汜

道樹○行如字道也

矣。通篇作兩半讀。上半提筆曰諸侯伐鄭。便以諸侯為主。令于諸侯。諸侯之銳處。處提撥末以諸侯不欲戰。作收煞。下半提筆曰鄭服也。便以鄭為主。開于鄭六。鄭從鄭伯直至末。通寫終必復鄭。豈惟鄭何恃于鄭。作收煞。各有主腦。此片段之所以成也。上半乃許鄭成。下半乃盟而還相承。對結。裁理明整。分之二合。之為一。蓋左法之大略耳。上着意諸侯下着意鄭合之便。都以晉為王也。妙法。

唐錫周曰。以為同盟二字。羅列晉鄭諸侯。若十人。紙上嘈嘈雜雜。何等熱鬧。蓋寫得熱鬧。方令同盟二字不落空也。其實作者主意。是出色寫鄭子駟。子展。兩人一唱一和。便令晉人十二分氣。敵十分。分狙詐。弄得水消瓦解。占一毫便宜。不得苟假知整。雖用盡心機。只得草草完局。結云乃盟而還。大有色喪神沮光景。後篇不得志三字。已躍躍欲動。

又曰。晉八卿。鄭六卿。兩兩相對。諸侯大夫與鄭大夫。門子又兩兩相對。妙在晉人一邊。但抽出一個元帥。一個上軍。帥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摩拳擦掌。活見紙上。鄭人一邊。但抽出一個當國者。一個下卿。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鬬牙怒目。活見紙上。洵傳神絕技。

左氏叙將佐師番番變換。大概先叙主

眾軍還聚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餼乾。汜。鄭地。東汜。兵器。盛餼糧。餼乾。

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皆。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皆。

圍鄭。肆。緩也。肯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鄭人恐乃。圍。圍。林。放宥軍之有過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

行成。與音。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行。成。也。與。音。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徹楚人。徹。罷。吾三分四軍。與諸。盟。而。還。師。以。徹。楚。人。徹。罷。吾。三。分。四。軍。與。諸。

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

三來故。猶愈於戰。暴骨以遲。不可以爭。言爭當。三。來。故。猶。愈。於。戰。暴。骨。以。遲。不。可。以。爭。言。爭。當。

可以。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息。可。以。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息。

也。言。尚。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也。言。尚。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

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

子駟。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子。駟。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子。

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正義曰。周禮。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正。義。曰。周。禮。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晉士莊。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晉。士。莊。

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晉士莊。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晉。士。莊。

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

兵次叙某師從之。此獨倒轉整整寫四從字。蓋起句目以諸侯伐鄭而章法因之。固相題行文移步換形一定之法也。

一從字對四從字六個對四個大夫門子對六人字鄭伯一個對晉八卿叙法極變極勻妙絕。

陳南園曰前不唯字。北縛得妙。後不唯字。活動得妙。兩下對勘。只換中間數字。兩頭一字不換。遂成絕世妙文。

末段照定三駕落筆。于不得志中作一極得志之想。收掉有精神。

此節亦過接文字。起得禿似有上文。往得禿似有下文。小小涉筆。皆有作意。率爾讀之。則失矣。前篇欲戰不得。改盟又不得。許多不慊意。此處一筆提出。兩句七字。凡三寫門字。亦奇。

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間也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

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墊丁念反底音旨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亦如荀偃曰改載書于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

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

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

其三門三門鄆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依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

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

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

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

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

只以兩虛字煞脚者此為僅見

從問年說到冠具事極平平有何生趣
妙在各加韻藻便爾文情濃至光彩照
人咀華評云文章之妙全在襯托看他
前不過為十二年後不過為一冠字却
用如許襯托如天半朱霞霏紅映碧何
物盲老公換出種種奇妙令我妬殺亦
知言也

元彭按正義彊疑禮而

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
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傳言于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知是歲

星者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
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
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
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而一周故知是

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

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鐘磬為樂

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補正魏氏曰祧取廟外之

兆域為義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

之曾祖從假鐘磬焉禮也林得冠禮之正正義曰不待至魯而假于衛者及

諸侯賓客未散故也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

生于沙隨之歲冠于成公之廟亦前後
映照成章處
十二年去寇遠矣即曰十五生子猶待
三年也而晉侯有命連送國亦等不送
純以君國典禮為周旋世故之具作者
隱隱有微辭焉

土星

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

是三百四十刻二分行一度

一万千四百六十九日五十八刻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計三十二年百三十五餘
一周天

火星

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

是五百三十七刻一分三厘五毛行一度

一千九百六十一日八十八刻五分五厘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計五百年百三十餘
一周天

木星

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

是十二百零六刻零六厘零六行一度

四千四百零五日零七刻五分七厘五七五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計十二年七十餘一周天

十二年

計四千三百九十八日

凡一年三百五十四日

十二年有五閏

子孔子蟻着眼在晉盟只有晉命是聽一路子駟子展着眼在吾盟便有唯強可庇兩路看他既曰豈敢背之又曰背之可也總是以背為主可以背為不肯亦可以不背而肯從前言之若說我肯却原未嘗肯從後言之若說我肯便肯也不妨兩層都用翻案法開後人一反一復機調兩說窮五端為極利之口極圓之筆也

前盟本有強禮兩意今前一層只說得強後一層便暗指禮字說見要盟便是無禮皆立言巧處

結句又作一不了之局總為三駕蓄勢也同盟而又曰未定固知惟彊是從之故智猶在耳

承上起下文字都無甚出色此獨極寫晉悼勵精圖治一種奮發氣象與叙晉文一戰而霸同一精神也

四語文筆警鍊與起結相配前點民字後點國字中將國字民字互說章法勻整之至

左傳

○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蟻曰與大

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

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

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

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不

蠲要盟蠲潔也○林不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

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

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

以貸輸盡也○補正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

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

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所以幣更不用賓以特

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

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左傳

卷四 襄公

長

春秋左傳卷十四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校輯
亢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二第十五

經 戊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吳子在祖晉以諸侯往會之故

曰會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祖楚地○祖莊加反○正義劉炫云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

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今吳未開諸夏之禮于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眾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姁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相會而滅之故曰

遂○偃甫日彼力二反林○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苟瑩不書不親兵也○秋

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

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林此三駕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

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林盜賤者也以賤者而

一曰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成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成虎牢不

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不叙諸侯○林向日虎牢今日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成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綠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部部繫之紀彭城繫之宋

皆一國之辭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林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為

賈二年鬪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

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公至自伐鄭

無傳

○十年春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夢莫公反○按服虔

以解經起以叙事結凡兩點會于柵首

尾復出乃變調也起結兩點會柵中

春秋左傳

卷三 襄公

二

問却又別叙一會鍾離事與本題不涉變格

戊午會于祖論事本連下請伐偃陽論文則必分為一方各成篇法也

此篇為滅偃陽傳以偃陽為主起句伐偃陽封向成並提而重在偃陽文於前半重寫伐偃陽中間輕叙封向成後半單收滅偃陽明傳主也結處餘波亦令首段照應有情可謂曲終奏雅文字貴臨了又轉一境意味無窮此一斑矣篇中凡三寫荀瑩五寫偃句其寫荀瑩也首寫其料事之明末寫其持正之識中寫其御下之嚴決幾之果為一篇主腦其寫偃句也先寫其高典繼寫其敗興後寫其慧事終寫其着意而中則寫其發劇嘆善特為知伯襯托兩兩對寫三人才識之不侔一則使人可愛一則使人可笑真寫生手也文處處將荀偃士句並說無一筆發換意在斯乎

云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發聲據此乘當音崇張衡東京賦大西弭節風后陪乘叶上鍾下宮是也若依乘本音夢當音萌詩甘與子同夢叶上薨下憎是也補正亦云夢古莫騰反一言為乘二言為壽夢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天子光以解作吳子之號未確

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

高厚高固子也癸丑五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曰高子相天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

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祖經書春書

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成焉以宋常事

有賢行故欲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封之為附庸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

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林縣門蓋城門之捍發聊

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

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內者○抉烏穴古穴二反出一尺遂反正義孔子父

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云抉擻也謂以木擻

圍偃陽一段寫得如火如錦極其生動。後世裨官家都向此中作賦而不啻金。董之別既無筆又無法更從何處效顰。耶董父登環帶斷事本詳于後却起。手先揮一筆蓋為結處伏脈理應小異。頓斷而後另起頭則分外有聲色此最。敘事實中見主妙法董父為孟氏臣。後將為獻子右則引詩作替當在董父。甲衷却偏以之稱虎彌蓋贊他人以激。董父而鼓舞之也嘻妙哉秦董父首。尾寫兩遍聊入紆綯點秋虎彌便頓點。董父則以主人起主人止只三人而無。筆不變也第一段以出門者第二段。以成一隊第三段以狗于軍三日一隊。住法此又參差中整齊令文字成片段。也妙極前後詳寫武勇震耳駭目中。

問夾以獻子一贊手采倍增不獨承上。起下為章法之妙也。陳南園曰董父輦重而來忽見叔梁纥。彌各逞本事便覺技癢之極適有縣布。遂直前賈勇此是忙忙雜雜一時閒事。將董父寫在兩頭中間鑲入快門建輪。二事確是從董父眼中看出者有情有。景視與景叙三人者何啻天淵。俞寧世曰城小而固已伏難攻以下叙。攻城者歷寫奇勇然且不克則師之久。淹可知三士皆魯人也一魯如此則諸。侯之師久淹可知接下諸侯之師久于。偃陽有肩目有骨力知伯責三子之。言極透徹極婉折又極嚴挺林父知此。則救鄭不至敗北荀偃知此則代秦不。至遷延所謂丈人之吉不使弟子得眾。

扶縣門使舉令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下容人出也。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正義。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人縣布以。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斷徒。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庚寅二十五日故日久。請班師。

班還。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也。顧起處。一筆。日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一事伐偃。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射在矢。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卷五 襄公 四

左

主也然非左氏之筆亦不能曲達使神致如生乃爾

知伯一段寫得句句怒容可掬兩句提四句結中七句細細數落都以女字余字一順一倒為章法活畫出盛怒時隨口拉雜神理

向成辭封兩意往復前語上長下短後語上短下長是參差處兩語字字工對是整齊處大概不出此二法

桑林旌夏着意設色特與前平篇相映成景若在戲劇又一熱鬧排場也或謂左氏未必有意則此事有何關係而必沾沾一為描畫乎

末段找足伐偃陽事找此一筆意方足色方濃也

卷之三

成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

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義曰皇甫謐以桑林為大

護別名或云湯禱桑荀瑩辭之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諸侯樂正義曰諸侯樂時王所制大武魯

亦非正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國之徵百牢也宋以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

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房更衣之舍去旌

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小桑林見崇見於卜兆崇息

遂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荀瑩不可曰我辭

禮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間間疾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俘

中國故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人謂之夷

一結另以閒情作掉尾如此照應收拾所謂文有首尾者

徐揚言曰伐宋以宋公受偏陽故

此條作兩半讀上半鄭以子展之言侵衛而皇耳帥師下半衛以定姜之言追鄭而皇耳見獲皆以大夫決之事實而文相對者也

兆如丘陵卜人所謂兆廣者也故主寇喪雄若兆壘則御寇者喪雄矣從壘拆大曰兆廣言岐出拆細曰兆壘凶壘音問

禮也註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坛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

周史者示有王命正義曰霍人猶晉邑之相人劉炫云人掌邑大夫如聊人統者蓋使為晉附庸也

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訾子斯反母音無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

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

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

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補正曰猶云從楚之盟故也孫文子卜追

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正義曰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陵是也姜氏

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

兩句提四句應。先將鄭字競字順逆同環。抽出有災另講。三乎字又恰作章法。語少而法自精。

諸侯有伐鄭之事。尚在下文。此亦倒挿法。

着一使字。履霜。堅冰。積威約之漸也。

此篇是子駟子孔合傳。作三段讀。首段子駟當國。末段子孔當國。前後對中。問子產攻盜。承上聚亂。引下定眾。作轉。板之筆。尤妙在後。半子孔事。先伏于首。段之中。未段子產語。不惟為子孔說法。亦所以暗結首段。總斷作結也。文只隨事。平平敘述。而首尾伏應。一自然。此文論經。則子駟為主。後半乃後經。以終義論。傳則子孔為主。通體乃錯經。以合異。前半一族字。一羣字。五盜字。後半七衆字。兩兩相映。中間又連着盜衆二字。上下作關鈕。分明寫作對局。而前云子孔知之。後云子得所欲。是子駟之見殺于盜者。皆子孔為之。篇中從子駟叙。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耻諱。而不書其義。未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周猶不堪。競

况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

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虛按法。

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已。酉師于牛首。時之宜。命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

地鄭。○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追叙。用兩初字。雙起。又一變。訓與。無知。我諸記。

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

非禮也。言女車。猶。遂弗使獻。不使獻。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

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

作亂。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君。子國為司

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殺于盜者。皆子孔為之。篇中從子駟叙。

起歸結到子孔體方而意圓事截而文貫亦合傳之變而正者也咀華評最透今備錄之

唐錫周曰十九年傳大書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當罪則左氏意中明明認定子孔是戎首矣此處偏不肯明白寫出但用幾筆旁敲側擊寫得若隱若現而其陰謀乃愈明異狀乃愈白起處叙五族作亂根由連下三子駟字者見得五族所怨子駟一人耳苟非有人欲代之執政何故波及子國子耳也鄭有六卿撤下子展子驥二人獨將子駟子國子耳子孔階級次序歷歷註明者所以明在子孔下者不足復忌而于孔位三人下三人為魚兩子孔為刀俎非一口也

知而不言實為厲階也書盜無大夫者所以明諸賊皆無能為若非司徒調遣斷不能一朝而尸三卿也書子西子產聞盜者所以明舉國忙亂司徒獨閉門高坐也書子驥助戰者所以明子孔袖手旁觀并不以鄭伯為念也書子孔當國者所以明子孔快心滿意也善當國後即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者所以明子孔胸中經畫已有成算令子西子展輩不得與之爭也書子產勸焚載書連下幾句欲字者所以明子孔為鬼為蜮遇子產眼如箕舌如刀便肺肝畢露無地自容也子孔于是茫然喪其所懷來只得將載書勉強付之祝融而純門之師所以復起也真正妙批只司徒調遣句過於周內蓋傳有故不死三字也

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

大夫焉則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孫夏子

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

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庀羣司具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千二百七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驥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

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自羣卿請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正義曰服虔謂蒼鄭世卿父死

子代今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若然則唯當

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且先自禁其子子

產亦不以專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

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難出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

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衆亦得安

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

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此時若無子亦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

書城晉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成之書曰成鄭虎牢非鄭

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

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正義曰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德立刑行故能終有

鄭國春秋探書其本心善之也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

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關反一音患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

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瑩樂厲曰逃

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

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子蟜曰諸侯

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亦退猶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按補正邵氏曰猶將退

起下句林註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也言同一將退也此句帶不如從

林氏謂此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

論經以楚為主救鄭起亦還結傳則

以鄭為主蓋于晉已信其來服之意于

楚不過為苟免之策子蟜語承上起下

以中間貫兩頭其意不憂退晉只要退

楚而已前後詳寫知楚正見鄭之所以

服晉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首尾兜裹注

意中權章法完密

環鄭而南夾潁而軍侵北鄙而歸乃文

字提掇片段處連寫五退字圓轉如

珠

俞選運六月楚鄭伐宋至此為一篇批

尾云須識得晉師節節有禮鄭伐三國

然後興師成鄭虎牢仍欲與鄭楚師不

退而晉欲還鄭及楚盟而晉不討尤妙

者師于牛首來得從容諸侯之師城虎

牢而戍之。守得持重。中捕尉氏之亂。見鄭內盜方起。諸侯臨之。不攻自破。然晉求服其心。非貪其地。可知鄭人反覆詐。諛皆在晉師包容之內。而三卿之昔中。華殘與國者。不死于師。而死于盜。亦見鬼神之不可誣也。至于三駕之後。鄭事晉者二十餘年。同荀瑩善于恤小。亦子產共于事大。故此處先將子產學問敘次一番。凡諸左氏書。當看其同此事實。而詳處略處。斷處續處。顯出剪裁妙用。後世史材不及。蓋緣只會記帳。不會行文耳。此評聯絡誠佳。與前所論篇法自別。

大為寒士吐氣。此事之得文而傳者也。後世不知。往往備事而略文。文無可觀。事亦安從而傳。篇中九寫王叔三寫筆。門圭竇正一篇之眼目。而筆之尖穎。醜藉迴非凡子所得。臨摹。

筆門圭竇。直欲以勢壓之。不料反授人以話柄也。絕倒。皆陵其上。既入其罪。又借以挑唆問官。此筆亦好一詔師。

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賴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樂騫欲

伐鄭師。伐涉。賴者。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

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此楚在。願衛。致怨。楚

人亦還。鄭服。故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

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

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

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閨竇之人。而皆陵

其上。其難為上矣。筆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鏡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

之家。閨。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

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

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

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夫雞

先說當初並非竄門主竄以媿其心後
說如今不免竄門至竄以杜其口只就
他說話持不刺盾而已輕輕將自己之
長他人之短明明道破讀此等口供近
世刀筆家直當縮舌耳 賄成二語便
王叔却即以斯破問官也妙妙 不勝
其富竟當面放水矣絕倒 下而無
直又對他難為上兩句直無一字放空
也

宣子語是聽獄正面却只以合要不能
兩何了局不但詳略變化亦見兩邊曲
直已透前文不煩辭實也最是虛者實
之實者虛之妙法文章死生全在爭先
手處得力此其明徵矣
俞寧世曰上下左右絕精關目 王叔
本宗室故欲凌人伯與又勳舊不肯賤
已總屬世卿之禍故執公鄭伯爭于前
陳生伯與訟于後而周之不君亦可知
矣

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旄謂尾也共旌旗
之用故其字從旄 於音匿說文旌旂之旂故言於
字了游今 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閭實其能來東底
通用偃也 三點王字是以壓劉王叔
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
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底音旨 今

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財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
制政 刑不在

法 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于 官之師旅不勝其
寵臣 言寵臣當刑則放赦之也

富 師旅之長皆受賂 言財多如不 吾能無箠門閭
勝任然正義云不能堪此富費解 兩眉相 匡平

寶乎 言王叔之屬 唯大國圖之 圖猶 下而無直則何
富故使吾貧 議也

謂正矣 正者不失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下之直

所左亦左之 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使而左不便故

以所助者為右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合要 此處
不助者為左 王叔氏

不能舉其契 要契之辭 正義曰周禮卿士職云辯
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

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
語兩相辯答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

要契之 辭也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辭也

王室 代王 叔

經 已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增立中軍萬二千
五百人為軍 林

此志三家分 夏四月四小邾不從乃不郊 無 鄭
公室之始 傳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

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林此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林此悼公三

駕之。會于蕭魚。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

二十四年。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

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二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

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

三軍各征其軍。正義曰往前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分賜群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已所應得自稅取

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

稅之耳。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故憂不能堪

補正曰魯國之政將歸于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

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武子作軍始專國政叔孫禁之不得而重盟之。又以使盡為臣反形之。蓋作軍本武子事文却以叔孫為主。蚤為後舍軍四分公室。篇伏脈也。分兩半讀上盟。謂虛說下毀乘實說末句不然。舍乃盟詞大意。留于此處作結。與宋人及楚人平篇結法正同。

必重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

諸僖閔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

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

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各自毀壞舊時

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正義曰役謂共官力役今之

丁也邑謂賦稅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

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

其二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

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捨其故而改作也

此蓋三家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

詛

見叔孫之志于公室也末句單承叔孫氏說言不盡為臣則我不肯舍其制而作三軍分明與武子相切故後四分取二亦以此恨而逐之舊註謂此乃三家盟詛之本言恐非若如計說則叔孫所取較多于孟氏何以為穆子耶

此篇遙接前不從亦退篇來鄭欲與晉則與之已耳許多曲折都從晉不吾疾一句生出中段驟來暗應末段必疾明應看他何為而後一呼下以三乃字應之意同而語異似一頭兩腳格

子展兩番語。前段正答。後段乃申說也。且告於楚。承楚帥至。句添出重賂晉師。承怒甚。歸來。添出此所以意同。而非。也。又前段固與用明應而疾字。則以。字暗應。後段疾字用明應而固字。則以。免字暗應。法既變化。又均。是左氏無字不精細處。

合十三國伐鄭。盟毫。凡歷四月。而後得成。前段叙事。極其參差。後段盟辭。極其

嚴整。四寫諸侯。兩點同盟。總見服鄭其難。其慎。為蕭魚作引也。俞寧世曰。圍鄭一段。極壯極威。極寬極暇。不慎必失諸侯。所以能合諸侯于始。苟有藉手。鮮不救宥。所以能合諸侯于終。與後段如樂之和。俱有關會。

此篇亦中紐格。以慎字為主。盟辭可慎。明應。所不待言。前半叙諸侯之師。自先至。以及西濟。凡其著右還。門某會。其師某次。某東。復觀兵等。步步寫得仔細。正暗為慎字寫照也。前暗伏。後明應。中一字為關板。似此局法。筆法。開後人巧。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

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

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

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

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

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瑩

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正義曰。蓋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

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社縣。對上。其莫二字。作界書。東北。右還次于瑣。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

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

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

我同盟。毋蒞年。蒞。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

妙不少
看其參差寫東西南北法叙戰又一排
場也俞云史漢紀戰功多用此法昌黎
祖之為平淮西碑遂絕千古

前諸侯渾說齊宋衛略點究竟不知多
少兵將忽從此處註出妙甚

俞寧世曰楚曰乞旅晉曰悉師晉禮鄭
囚楚執鄭使極寫晉楚強弱不同晉能
驟系二句方叙得亮

開口使回覆他却又出兩難題難楚宜
其執也然正見固與晉處文固有時以
意為作者矣

目伐蔡獲變以來凡作敘番起倒至此
方一齊安頓妥貼行文亦筆筆作收拾

人毋留惡速去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

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

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

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妘姓薛任姓實十

三國言十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

國家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

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應疾字鄭人使

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

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

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

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闕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

之皆以為讒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奭為

介故不書○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了結語氣所謂文與事相副者

三句都用三字句法。然以救囚為主。故特加細寫。另作一頭為臧孫之對伏脈也。對語跟前盟毫文來。意直而詞婉。蓋鄭服而魯亦息肩。大家已不得歇手矣。傳神筆也。

三項用三虛字作出。以字在首句。凡字在末句。及其字在句中。變而不失其常法也。賂字總提下分三項。以兩陪一。而末一項又以兩陪一。無一筆亂。

疏本釋揚
九合以下五
十字釋文
混入於注

此篇以樂字為主。起處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往史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首尾呼應一綫中間一辭一受。前從安樂轉出思危。後從思危繳歸安樂。一往一復。章法如環。從鄭昭想到和戎。從和戎帶定服鄭。蓋抑戎是遠脈。服鄭是近脈。和戎是事之主。服鄭是文之主。篇中九合諸侯不能泯河繁顧起手。否則敘事議論渙不屬矣。

三篇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

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庚辰。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

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

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

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鄭人賂晉侯以師。哩師觸師。哩觸。觸皆樂師名。廣車。輓

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林廣。輓相耦。凡十五乘。正義

曰。射禮數射。第一等為純。一。等為奇。是淳為耦也。淳與純通。凡兵車百乘。他兵車

共百。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周禮小胥云。凡縣鍾磬半為

堵全。及其鋪磬。鋪磬。皆樂器。鋪音博。正義曰。女為肆。鍾磬相對。承上文當亦二肆也。

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諸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棟。救陳。七年會鄒。八年會邢。丘。九年

盟于戲。十年會柎。又伐鄭。成虎牢。請與子樂之。其此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六

總領一筆。引詩釋安樂。引書懸思終前。詳後略。立言有體。

命寧世曰。九合成而齊。三駕畢而晉。息是後會。則執政信謔。伐秦則師不用命。至衛人出君。不能討而又輔之。故此會是桓公盛極而衰之幾。亦晉霸盛極而衰之幾。安其樂而思其終。是此文開闢亦全部春秋闢細。孔明計服孟獲。然後北窺中原。魏絳德和無終。然後南定諸葛。困服鄭而追錄和戎。是悼公一生得力處。明得此種情勢。可以讀古人書矣。

亦用卽字一折。承命。應思終一層。待戎受賞。應安樂一層。前略後詳。只一倒換法。國典盟府對上詩書。蓋以虛對實也。受字對上卽字。句法又與請與子樂之相應。合兩段為首尾。而前略後有。又合全文為首尾。用法固密。無以復加。

此段敘事甚略。而極有兵權。一先入一。旁濟於是交伐。蓋奇正夾攻也。少秦師承上先字。鼻設備。照下濟字。易秦故也。總結兩意。短章而結構之密如此。

左傳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

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樂旨。君子。福

祿。彼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

然在。夫樂以安德。和。其。義以處之。處。位。禮以行之。行。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義以處之。處。位。禮以行之。行。

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之。厲。風。而後可以殿邦國。

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

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不

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

屬晉。無。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

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

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七

三月疏
作二月

的失灼

二反

經庚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

南有台亭台勅才反又音臺又翼之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于戚公

不與盟而赴以名○林壽夢卒子諸樊立吳始書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林盤食器也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

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哭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

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

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魯去兩頭八將主中賓臨正主有法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

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

泛說諸侯一遍切說魯一遍泛說三賓一主切說先主後賓詳略變化凡叶五廟字亦一小章法也

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

生若而人。不敬譽亦不敢娶故曰若知人。妾婦之子

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正義樊光曰古人謂姑

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後人從省單稱姑猶近世祖父單稱祖也。則曰先

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

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

禮也。故秦助楚。秦景公妹為

○秦嬴歸于楚。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

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正義曰昭元年秦

景公弟鍼奔晉其母猶在曰弗去懼避此註云父母既沒乃連言之耳其實父沒母存身不自寧則亦使

卿寧也。

經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

郟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郟音詩。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

三若人作章法前偶後奇女一項却有兩項對法姊妹姑兩項却又只一項對法整而變也一問對便說出三樣對法及許昏便只暗寫詳略入妙

大夫盟于蜀。○林共。○冬城防。林防臧。

王卒子康王昭立。○氏邑。○此等皆簡句法。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勞于

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正義曰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傳變文以包之明其不

異也。○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救邾遂取之。魯師

不稱師不滿二千。○志力各異。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

以滅入陪取兩賓一主主則先點後注賓則先注後點只此一法而屢變之通體皆用短句夾人用大師焉一宕便鬆活可喜

曰取。○正義。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此取邾是也。○正義虞滅下陽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吳滅州來是也。○正義卻缺入蔡是入國也。楚人入鄆是入邑也。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

之所以。○說得圓。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將讓故

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句

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以武又使欒黶。位卑

此篇是前叙後斷前散後整格作兩截讀而下截又分兩層先切論後泛論以前一層為主後乃承此而衍之是左氏平實文字

左傳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三

周後世都是逐步說開去。開後人推廣法門矣。

敘事有四層。以第一層為主。末層只是帶叙不重。看他下文即轉合讓善禮也。二字洒脫有筆意。

贊宣子却包舉三層。輕重有法。汰者亦讓蓬生麻中也。

故不聽。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更命屬。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

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趙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故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歷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帥。將佐皆遷。佐趙一等代士魴。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禮也。得慎舉之禮。正義什吏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周禮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而此言什。

吏。司馬法謂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晉國之民。纓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是也。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

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刑善也夫。刑法也。林言士句以一人刑善。百姓休。遂讓為羣臣法。至善也。

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

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周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

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

萬國所信。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言不。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

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

兩層句句整對。真是後世比偶濫觴。

金仁山曰。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三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為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是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

而卒敗晉悼瓦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歟

唐荆川曰章法參差婉雋昌黎祖之為上于襄陽等書

唐錫周曰他人幾筆便完者偏寫得汪洋恣肆渺然無際前切說用正結此處泛說定用反結矣

此篇上半寫楚子知過之明下半寫子囊愛君之忠都以曲折之筆達婉至之思妙在處處夾入大夫全無見識以襯托之使人讀之不覺失笑此烘染之妙也 杜註傳言子囊之善是又重在子囊能從不好處看出好處蓋就楚子說來句句是靈若厲就子囊看來句句是共就子囊說得句句是共轉讀楚子

已句句說來絕不是靈若厲也妙絕妙絕而亡師而知過請諡靈厲請諡之共兩兩相對而各用四層跌出雖長短不齊筆意未始不相準也

君命以共按大夫君有命來乃是突作奇語言子謂君命為靈若厲以我觀之乃吾明以共命我也下文乃申明之若如註云其辭甚恭恐失當日語妙

唐錫周曰質言之只是不德而敗于鄢請為靈若厲耳看他偏接連寫出八十餘言即子囊赫赫楚國等語細按之亦只是襯出知其過三字其最妙者一諡字衍至二十二字而絕無累墜重複之病左氏多奇開闢未有

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加陵也君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

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

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

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

引多矣引大也林既辱且憂引大眾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

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

長夜謂葬埋窀穸倫反一徒門反窀音夕所以

補正曰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諡故以為言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諡

也亂而不損曰靈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

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

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以惡諡而毀滅之赫赫楚

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其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吳乘我喪。君子以吳為不弔。首尾政相照應。前連寫五我字。後連寫兩不弔。亦自成片段處。

楚奔命。皆吳人得乎。此番却為楚所覆。是勝敗不當也。引詩以屏走。斷之深。為起奔命兩字惜矣。

林註防臧氏邑。請侯農畢。其以市義為一窟耶。

石象亦局中人。措辭極難。妙在不為已謀。亦不為良霄謀。只是為楚謀。責楚不競。只輕說以下一反。一曲曲寫出。執之之失。等而歸之之得。計自然動聽矣。

公氏最是以一筆寫數意。轉折曲。而句又勁捷為至佳也。國策往往好學此種。而流于晦澁。天分限之耳。

元彭按杜注廢字。必是誤。或是不行。不然則不成義。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

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

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也。

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

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軍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於是將早城臧。

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武仲。魯大夫。畢農事。禮也。通以事間為時。

○鄭良霄。大宰石象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象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而歲習

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修德而收卜

不習。謂卜不吉。原本不習。則增絕句。今亦不必。正義以六年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一卿。謂良霄。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以良霄見執為辱

命。則廢之而怨生矣。正義謂鄭使良霄向楚。本意欲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今放良霄歸。則鄭不得

一○反○一○正○各○有○四○層○句○法○參○差○而○對○意○
又○極○整○齊○所○以○為○佳○

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來。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

引也。林使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正義後年註以愈為差言病

少差也。鄭註愈猶勝也亦通。楚人歸之。

經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雖魯幣而

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

吳向鄭地。小老叔肸孫故以叔為氏。二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

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林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

國之。已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莒人侵

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

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曹人邾人

于戚。林戚孫氏邑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

此又一絕妙辭令文字也。宣子親數，只是兩層先說晉恩，次說我罪。駒支前，後語語對，中間重寫一段，有功無過，處字字精神，似此辭令，何地無才。說到至于今不貳已，大概說完，可以直接官之師，然數兩層，兩層局，後面意亦不暢，却于兩層中間，挿入一大段文字，真一篇之警策也。于能伺中抽出，一件極有錯張處，求說又嫌掛一漏萬，便又着百後，猶截一筆，以圓足之，相其用意，輕重詳略，字字有法。

本責戎子起處，恰好有兩陪客，妙從吳引出，莒然後從莒陪出戎，兩賓又自有遠近，而以將執順承，執字却用輕筆，以親數倒頂數字，却用重筆，隨手轉換，無一滯筆也。數字執字並提，而不德註在上，通楚註在下，總一倒換法。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

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

故以為不德，數而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務莫侯反，又如字。

遣之，卒不為伐楚。以其適楚使也。莒貳於楚故。亦將如莒。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

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反苦式古反，蓋巨臘反。

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反苦式古反，蓋巨臘反。

兩雅白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

謂之苦。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也。今諸侯之

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職主也。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日也。不使與將執女，對曰：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

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四嶽，堯時方伯

後也。裔，母是翦弃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

實然二字用虛筆縮住下再用聲氣
說若此處先着一實語不得頓挫收放
之妙矣前至于今不武後戎何以不免
都是此法逐層漸吐真有春山出雲之
樂凡七寫我諸戎辭氣激昂
俞寧世日起叙二行寫范宣子多少氣
餒被駒支不慌不忙筆筆自占地步後
惟漢文帝與南粵王往還書可以續書
耳

另以魯事收與起兩賓相應亦見駒支
有辭諸侯賴之也懲涉羹吹冷藜矣

此文以義字君字節字相次成文而歸
重在節故三層順應于倒找子臧處又
煞節字一筆一絲不苟也

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

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持之

持其與晉踣之踣也○持居踣戎何以不免自是

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

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

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

於會亦無曹焉曹闕也○邊他歷反曹莫賦青蠅而

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宣子辭焉辭使即事於會成

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於是子叔齊子為季

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

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補正

日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傳寫之訛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

立季札札諸樊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凡三寫節字以複為妙。前子臧語又以不複為妙。筆妙固無定也。引子臧事即用于臧語作論。不煩辭費。極簡極雋。遂弗為也。非吾節也。都于直落。處庸入一曲。令文字鬆宕有致。最是妙筆。

此篇論事以晉師為主。論文以樂歷為主。前案後斷。只極寫一樂伯之法。以末段收拾通篇也。看他一路布置。有伏筆。有襯筆。有正筆。有反筆。起手一行。特作鄭重之筆。便伏法字之根。以下詳寫具舟先濟勸濟多死。鄭進

多從直至械林不成。總所以反襯樂伯之歸之汰也。荀偃馬首是瞻。正與樂伯馬首欲東相對。是汰字正位。莊子從帥之言。伯游實過之悔。亦都是反襯法。至結之口。遷延之役。將晉侯待竟六卿帥師。許多鄭重。化為烏有。汰之罪可勝誅耶。後半又以樂師之死。反襯樂伯之汰。而以逐士。轉正寫其汰。與前馬首欲東語相對。此下可以直接接秦伯一番問答。却又鋪寫書法。而以一情者。正陪之以一攝者。反陪之。然後極論其汰之必亡。作結。是一篇極有針線結構文字。細玩其前後。正反伏襯處。可悟烘雲托月之法。樂師事本與上半相連。叙去。但因士鞅奔秦。直歸到秦伯論汰一段。斷結文

人不義曹君

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

將立子臧。林

在成十五年

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林成十六年。晉歸曹伯。

諸樊適子。誰敢奸君有國。故曰義嗣。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不稱晉侯。年。伏應。延之紫。晉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及涇不濟。謂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朝如字如淳音株。那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義取於淡。叔向退而具舟。魯語。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葉。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蟻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伏攝也。一筆。不遷延。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括所以書。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鄭司馬子。於伐秦。不遷延。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鄭司馬子。蟻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得。賓。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鄭司馬子。蟻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得。賓。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

左續

字故以遷延之役頓斷而另以報櫟之
敗作提蓋亦牽上搭下叙法也
左氏好以一串之事作兩對之局如此
文前半幾晉師之還後半詳樂驥之法
各以報櫟之役作提而一煞以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一煞以秦伯以為知言兩
兩對說法極其明整然晉師之所以
遷延者實樂驥之法為之故兩說交雖
截對而意仍串通也雖而為二合而為
一蓋往往以此見剪裁之奇矣
兩對一結晉師一結上鞅而實皆所以
注意樂驥也絕妙皮公陽秋
又看上半自譏晉師下半自論樂驥而
下半汰字預伏于上截馬首欲東中上
半遷延補斷于下截情也構也中以遷
作截以截藏串亦可以觀作者製局之

妙也

自樂城至末連讀情也攝也乃是捕斷
法若自起至解經連讀則遷延之役句
又是捕斷法圓變無端唯陳思鏡荷差
堪彷彿

卷之三

余馬首是瞻

言進退從已

樂驥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

馬首欲東乃歸

樂驥偃自尊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

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

莊子曰夫

子命從帥

夫子謂荀偃林言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

樂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以從命為待也樂驥下軍帥莊子為佐故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軍帥不和恐多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禽獲

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

於戎路

樂城樂驥弟也二位謂壓將下軍鉞為戎古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

秦師死焉士鞅反

鞅士不能酒耻只會放司前汰

樂驥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

而子名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

子君帥此併汰子婦翁矣

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樂驥汰後誣逐士鞅也而女也

於是齊崔杼

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

正結遷延即正陪汰字臨事情慢不修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向之會亦如之

林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

衛北宮括不書於

向書於伐秦攝也

能自攝整從鄭子矯俱濟涇

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

三續

卷之三

襄公

天

末段寫福善禍淫之理極圓極透其引
甘棠詩最得點化之妙又恰與起處苦
葉相配相映天成妙文也
因知言而請復結士鞅仍是結樂伯也
文貴一綫乃爾

此是叙議夾寫文字作兩半讀定姜無
告無罪以上叙衛侯出奔厚叔弔衛以
下為復歸張本上半以定姜三罪語單
收下半以厚孫臧孫語對收前後整
格
文中所寫衛獻無道只是一作歇舉動
未見其暴虐處得定姜數語罪狀乃定
然所以終得歸國者太叔儀與展鮮之
力也前後以此作論斷界書分明本
傳固重衛侯然孫氏之不臣豈得竟無
譏貶特叙蓬大夫一段固已誅奸雄于
未死矣
太叔儀展鮮三人後半作兩番搭配本
是平重因展鮮前半先伏而太叔至後
方見故叙太叔對厚孫辭令特詳而展
鮮與臧孫言便只點一道字相配適均

乎對曰然樂厲沃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樂書厲之父也召公奭
不害其樹而作勿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
伐之詩在名南為傳二十一年
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晉滅欒氏張本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
服朝服待命於朝曰盱不召盱晏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

於對皆服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是敬大臣宜去皮冠也
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諛亦虛矣
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漦無奉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初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
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一。點。一。畫。都。有。其。故。也。看。移。文。以。子。鮮。復。國。則。展。鮮。又。自。有。賓。主。細。味。得。之。孫。甯。雙。起。雙。結。中。以。單。叙。孫。氏。又。自。有。首。從。在。

子。展。奔。齊。子。鮮。從。公。後。半。人。物。先。子。前。半。倒。插。而。入。此。文。與。事。之。所。以。一。串。也。妙。在。無。端。插。入。粗。心。讀。之。鮮。不。以。為。閒。文。耳。

兩。追。字。一。執。之。一。貫。臂。皆。遠。大。夫。所。謂。雖。奸。庸。愈。者。也。而。公。之。幸。免。亦。在。言。表。矣。

我矣弗先必死。俞云亂賊胸中只此四字并絡於戚。帑子也而入見邁伯

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

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

愈乎言逐君更立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

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

疑孫子故盟之丘宮子展衛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

如鄆鄆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鄆

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

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佗徒河反差

初佳初宜二反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

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射兩鞫而還鞫車軛卷者○鞫其俱古

豆二反卷音權又起權反說文鞫車尹公佗曰子

輒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又馬頸者佗不從丁學故曰遠始與公

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

弟奔齊相對作片段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曰無神

衛獻出奔林父自以暴虐前于定姜語
中以刃筆應暴字後于語臧紇中以虛
筆應一虐字不粘不脫既見其所以出
又不碍其所以歸用筆真而面玲瓏無
一十成死語也
王或庵曰經不書孫寤逐君而曰衛侯
出奔罪在君也故傳處處叙衛侯自取
而以定姜之言斷之即後序反國張本
亦歸功于臣非衛侯之善也

厚叔意重在臣猶是君臣並說太叔全
歸罪臣而以出奔為悼弁立言有體全
得公孫碩膚筆法宜足以服厚孫之心
舍大臣蔑師保若儀若展若鮮何以得
此可見暴虐之罪亦下流之歸耳

厚孫武仲語本兩兩相對然寫在一處
不免合尾之嫌妙于兩節中夾寫衛獻
舊病不改以及右宰既從而逃孫寤立
對而相極力說開幾無復歸之望而另
以言虐言道反覆推敲結出必入以通
對必歸極文章離合之妙也

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有罪若何告無舍大

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

之二罪也謂不釋皮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三罪也補正邵氏曰視嫡母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姜在國故不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曰有

君不弔弔恤有臣不敏敏達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曰羣

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

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厚孫歸復命語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有母

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

寄衛侯邾齊所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從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此不重穀總見孫氏不辭曰余不說

前段詳寫齊儀問答此處言道言虛只用略叙又文章避就之法
唐錫周曰忽言不得入忽言必入此處文情似白公之亂篇君胡不冒二小段筆意

撫管推挽字簡而句篤以通對作收束構局一新

先提一層下分兩層一解禮字一叙舍之之故也左氏好作突然一句之法如起手遙接報棹之役突着師歸字此師為誰之師耶次句圖說半天子之軍然後以六軍申說天子以三軍申說半字下知朔生盈而死句法亦同但申說處各別六年申說生盈武子卒乃另說其父不頂知朔之死要之二者若只用填說皆不平耳
前作六軍時不着一筆譏貶此番舍軍便極力稱贊美惡互見史家周旋法不可不知

春秋左傳

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言初之從君余亦悔恨之矣正義謂余之不悅于君初即然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難從君出其罪不多乃

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抄甫遙二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

侯衛侯與之言虐林所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

卿按糞土只作無理可賤惡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輓音晚推如字又他回反林前牽為輓後送為推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休得侯國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正義按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春秋之世鄭伯次國而置六卿未必不為三軍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整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

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春秋左傳

卷五

三

此是一首奇闢文字道理本自平正但當時無人見到耳看作者故意寫成一種不經人道語也晉侯以出君為甚却突接其君實甚此種筆意最奇警動人只此一句已振通篇之局矣

劈手提明一筆下以一反一正申說其意已了却又重從天生民說起展出大議論大鋪排就玩可得另提開局之法左氏議論文字大概都用先虛領後實發使文意盡而復起展掃不窮也其另提開局却用束上轉下之筆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上文已透有君而為之貳乃是暗替衛人出君解說父子兄弟補察其政云云分明孟子大過易位之意却不明言只緊緊歸結到愛民上去見天既愛民則不得不出君天字起天字也

收說得民心即是天意乃所謂其君實甚者也字字警拔神氣都從提句一滾而來其神之主而民之望及善則賞之四句亦都是束上轉下筆法文字力無平衍之病左氏極精熟于此後賢所宜寢食以之者通篇議論道理故不嫌抑揚太過若粘定衛事則將奪獻于孫豈可為訓一筆動不得矣文章寬說切說都有其故非好為儻侗鋪排也前從立君說到為貳後仍從勿使過度歸到勿使失性章法回環致為圓密

○師曠侍於晉侯

師曠晉樂大師子野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

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卑

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

賞者善善之名上之善下則賜以貨財下

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耳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

以補察其政

大夫規誨

士傳

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誹

商旅于

襄公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三

以上平平鋪叙。臨了一宕。回繳處無限風神。首段弗去。何為已。將出君用正筆。明然此處。便只須用反筆。暗煞變而不復。亦一定之法。

徐揚言曰。師係輔任一大段。皆說向天意。上去衍出愛民甚矣。句大奇。

俞寧世曰。晉侯之問。只說得君臣大分。曠以天字壓倒君字。以民字托起臣字。

發明設君置臣之理。權聽于天。命寄于民。以天民作主。則君與臣俱在統制之內。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如齊鬻踊之比。

政。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狗于路。逸書。適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狗於路。求歌謠之言。○適。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工。在由反。林。舉夏書胤征篇。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獻藝。有適人狗。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路之事。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從子用反。本或作縱。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于囊。殿。軍。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為不能者。無不自。同。丁不能者。也。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益。舉其。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世。昨大師。以表東海。報大師之功。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為法。而民得以安也。今余命女環。環。服虔本壞。作懷。繫蒙也。言王室之不壞。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非。齊。

錫命多矣。於此獨詳。不唯其人。惟其文。九錫之所以得與于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不謂其人。而謂其文。選也歟。

靈公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

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衰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

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定立。剽。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

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正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旌。析羽為旒。

道車載旌。游車載旒。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

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又周禮有夏采之官。

鄭注。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

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羽旌者。有五色鳥羽。又

有旄牛尾也。毛與旄通。羽毛直費無多。而此假于齊。

定四年。又假于鄭。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

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

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林。子庚。司馬公。謂前

子午也。代子。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

惡空着此一筆。與漏師多魚。同一筆意。徐云。此為平陰之捷起案。

會戚本當討衛。而反定衛。皆由中行先入之言。故詳問衛故一段文字于前。篇中三寫定字。一提一應一結。章法甚明。

偃本弑立之徒。故與孫寧明比。晉悼逐不臣七人。而不問弑君之賊。宜霸業之不終也夫。

兩不忘所謂中心為忠也。

四點忠字作兩層說。前兩忠字一提一應已說完矣。下又轉出民望一層。而引詩以贊之。恰將忠字望字一順一倒。小文無一字苟也如此。

君為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都全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

所瞻望。正義曰。詩注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土德行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做法之。

經癸卯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

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正義劉王季子采地夏康公子。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過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傳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

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

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秋悼公卒子平公處立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毫之

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闕

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正義闕非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

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

此在知己面前說實話不然過則歸已獻子胡不聞焉

不點劉夏而特稱官師下卿不行便省一番註脚

禮。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泚也。
正義曰此公既行矣唯議師之不行

○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

為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罷音皮又戶買反。正義案世本為艾獵孫叔敖兄馮艾獵之子

是叔敖兄子也。杜以艾獵叔敖為一。公子囊師為右人。馮是叔敖之子。因世本傳寫誤耳。晉考堂案

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公子追

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

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覲以求幸。○廐音救。正義曰服虔以連尹為射官言射

而反使為廐尹。豈得為官人乎。詩云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

位是后妃之志。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

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

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

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

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

子西子西鄭國大夫

彭母從子之從。此義則多是誤。世系云極知之字誤為從字。

楚官未有詳列者。此處詳叙。單為官人立案也。官人能官人。接連寫四遍。真蒙藥如貫珠。

引詩結過能官人。文字已畢。重將周行註解作一掉尾。意味無窮。

連寫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不厭其繁。與起敘事相配。也。叙議要首尾照顧。可見一斑。

此又一首絕妙嘲謔文字。不必造作歌謔。不必別尋議論。只就一便溺細事。將

口頭言語小作掉弄已合嬉笑怒罵一時都到想天生雋妙雖游戲都臻絕頂也

詳司臣事見良者可逸則盜固不必以賂而後與也已伏下段之根

三人也束上即以起下亂鄭奔宋者猶謂之人以相易矇者反不得為人即云有人亦與此三人等耳相映處使人不堪宋朝阿堵中物有目而無目師慧目空一世無目而有目作者笑蓋世人借題發揮耳凡說三遍無人而中一有人作反跌極庸峭之妙

唐錫周曰伯敬云偏是無目者目中無人余謂以于乘之相易淫樂之矇故當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

以馬四十

子身子子國子乘百六

與師茂師慧

樂師也茂慧其名

三月公孫黑為質焉

子晉公孫黑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

而逸之

賢而放之

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

人醢之三人也

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便其相曰朝也

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于乘之相易淫

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子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

重淫樂而輕相國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平城成

郭郭郭

秋邾人伐我南鄙

亦貳於晉故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

討邾莒

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卒遂不克會

為明年會澳梁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連寫四寶字極精之理極簡之筆然其妙尤在于簡若衍作長語便減于神廉者每患短于才讀後半又可謂玉成爲寶矣玩稽首請死語此極是安分曉道理人故以不貪爲寶語之蓋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意註恐爲盜所害然則富安能復所耶

俞寧世曰子罕無寶而寶常盈或人得寶而不知所措可見廉吏最樂守錢虞最苦攻而使復寶既得所人亦得生此宰相知人安民之略也

王或庵曰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謔

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

有其寶正義曰我女二人各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

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

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

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者狗

本或作苟

蘇州府志卷之八
蘇州府志卷之八
蘇州府志卷之八
蘇州府志卷之八